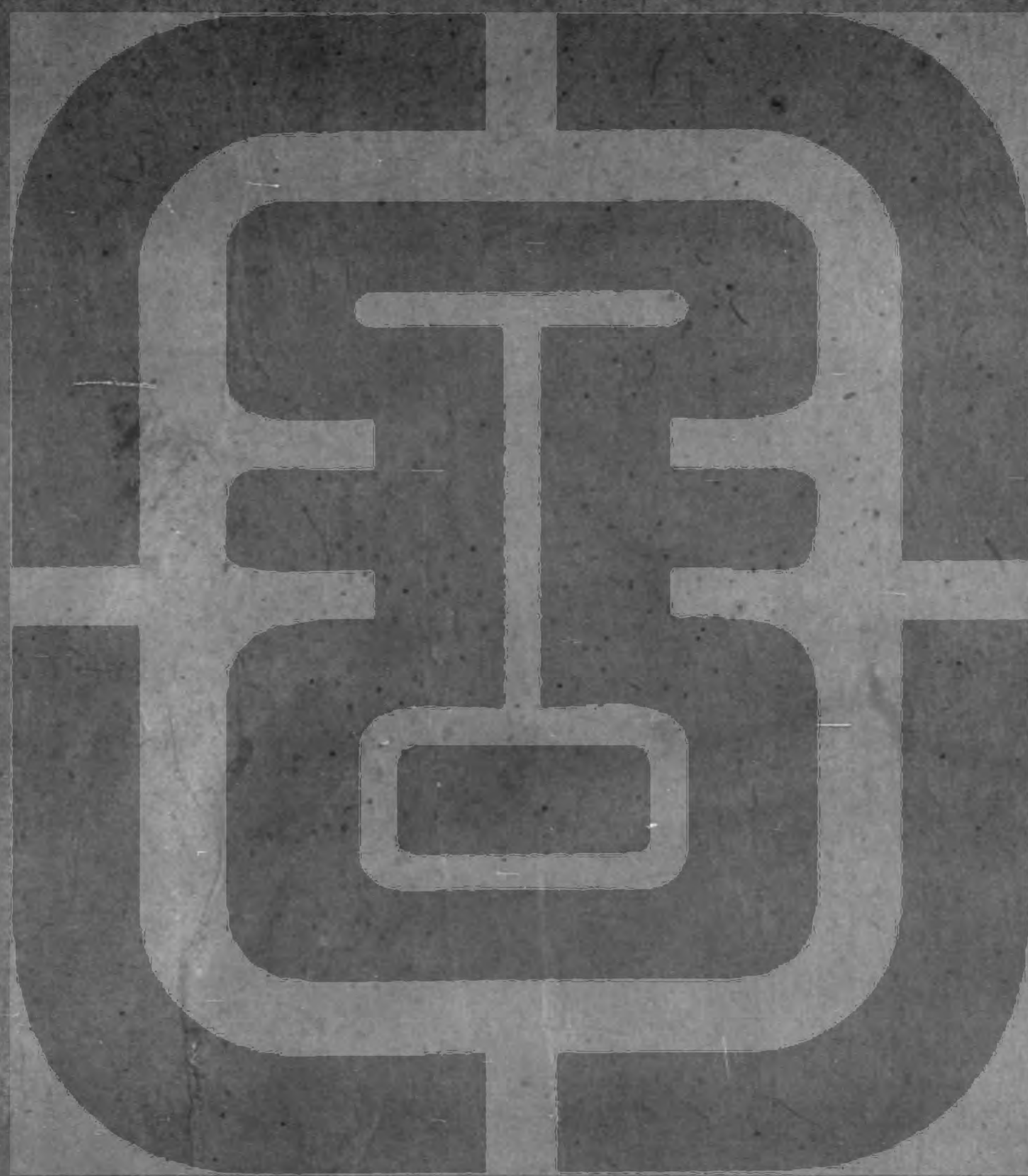


七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八

題跋二十九首

跋所錄方先生書後

右方希直先生遺其友國子博士王君仲經書五通遭時多故其手蹟之毀弃者七十年于此矣顧其書幸為王氏家乘之所收載博士之孫汶間以示寬因俾錄而列之先世師友尺牘中寬既以不善書恐為先生言語文字之累辭而汶強之卒為錄之於乎先生之言語文字妙矣固不在乎區區筆墨之間而況所以為先生者又不在于言語文字間者耶臨紙之頃不覺使人出涕

題吳貞母傳後

國初文章萃于金華凡當時忠孝貞烈之事其人雖處遐僻皆

賴其筆傳之至今況為金華之人其為紀錄也固宜劉養浩為宋潛溪胡長山門人文章甚得二公法度嘗作吳貞母傳則貞母固賴其傳矣然事行賴文章而傳文章亦賴事行而顯則又安知養浩不賴於貞母耶貞母之玄孫福字吉甫者初登進士第來請予題因書此數語歸之

跋謝山人詩藁

嗚呼山人已矣予得其遺藁於其從子翰林編修鳴治而讀之惜其無年無子而獨有此詩也悲夫雖然出入之所無者乃衆人之所常有其所有者乃衆人之所常無則予於山人亦何惜其不得為衆人也哉

恭題楊文貞公所書

宣宗御製詩後

宣宗章皇帝之在位也天下晏然號稱至治亦惟有若少師楊

文貞公寔左右之今四十年矣一時君臣既不可見而獨見文貞手書御製詩慨想當時明良相逢之盛一德一心雍容和樂幾事之餘發於聲書蓋與虞舜作歌皐陶謦歌同一意也嗚呼休哉是詩今為都御史錫山楊公所藏翰林修撰臣寶獲觀而謹識之時成化九年夏四月辛未也

書今人畫冊後

此冊皆今日供奉內廷諸良工所作者古者人君好畫之之院設之官著之譜于時畫士如馬夏梁蘇輩皆落筆精巧絕一時然卒之為喪志之累徒遺後世之笑而已觀于此冊則吾君萬幾之暇玩道而不玩物之心固於是乎見而彼供奉者蓋亦不獲盡所長於縑素間矣

題勿齋藁後

故福建布政使臨海陳公所著勿齋藁一編藏於家久矣其子
今河南憲副遣人自治所持以示寬使序其首傳之寬以不敏
辭且辭以前輩制作非區區末學所敢序者既自顧迂拙之才
平日辱憲副先生知愛最深終不可無一言以復則為題其後
歸之憶為童子游鄉校中竊知公之名既長凡公為御史時剛
正之氣寒謬之節溢于彈劾匡救間者頗能得其語而道之至
其出為方岳美政良法大見設施又能紀其一二益不徒知其
名而已他日憲副先生以御史提學南方略去條約專以身教
一時學者翕然不變有慕德耻惡之心人曰此勿齋公子也寬
時猶在諸生中自幸識公之子因其子之賢而公之德學所以
薰陶其後人者又從可見既益得其為人愈欲推求之意其發
於文章必有可讀者而恨未之得也乃今得而讀之然後先生

之為人完然於我矣抑是編之作朴茂平實初非與世誇奇弄
巧之徒爭勝負於筆墨間者也而彼奇巧者其能事止此孰知
事之有大於此者乎後之人於先生當考其氣節考其政事考
其德學而讀其文章可也

書壬辰科進士題名後

今上之八年擢進士二百五十人此其大學題名碑也是科寬
寔以下材誤在高等待罪史館忽焉三年彼之居省寺任州縣
者咸奮厥志美政向成寬將何為以報 恩寵然則題名之舉
固所以為榮亦所以為愧也歟工部主事潘璋同年進士也出
示搨本謹書其後而還之

跋王允達藏宋仲珩草書

宋舍人草書予游南都時屢觀之今復觀于此披玩數四殊不

厭也

跋項文祥刑部愛日齋藁

文祥篤於倫理者也今其詩百餘篇歸于此者什六七蓋與世所謂詩人異矣讀是編者不必論其工於為詩當論其工於為人可也

跋世儒堂記

世儒堂在郡城之南學之西紹菴俞隱君之所作也予游學宮時暇則與一二友生過之紹菴輒野服出見客梅邊竹下相與嘯歌以為樂往往至日落始去故予於他勝處累歲或不一至獨喜至俞氏者亦惟以紹菴之真率可愛也俞氏之先有諱倚者自汴徙吳至紹菴凡十二世世以易學鳴其間尤知名者石澗貞木二先生焉堂之作紹菴既自為記今年冬予將北行益有感於舊游之樂也為書此于後云

題杜東原絕筆

此圖杜東原先生絕筆也蓋予友賀解元其榮當成化甲午之秋將上春官之東原別東原作此為贈未畢而病既沒始得之其子貢士啓水微石瘦林木疎豁雖乏點染之蹟而別情行色隱然可見東原可謂妙於畫矣東原先儒林府君之執友也其以誨言及予甚多而尤以予嗣續為念予居京師嘗作松子圖見祝父之復以書來曰圖有驗否其意之勤厚如此竟之得請而歸也既痛不及見告父而東原亦已即世矣歎前輩之凋謝傷古道之寂寥區區筆墨之間而感慨係之東原沒時年七十有九

題蕭鳳儀生朝詩

海虞蕭冬官漢文以其先鳳儀府君生朝詩遺累示予府君作此詩年纔二十二耳益又十年而卒其詩有曰惟人萬物靈可與天地參四端本完具衆理咸包含不知學踐形反類蠢書蟬既見其年少志大所就有不止乎文藝者至卒章曰虛形寓兩間貌焉同吳蠶乘化暫流轉安用希彭聃其言雖若類乎死之識而達生委運之意又自可見使其不死真足以立德於世未可知也然君雖不壽而有子如冬官者方以政事文學有光科第足以不死其親不然則此盈尺之紙且將索之鼠穴中安得有此金聲玉振流響於士林間耶

題賀大理與張用齋手帖

賀大理諱賢後更諱言字公宣其先自蜀徙吳中 國初仕為江陰縣學訓導擢大理評事未幾竟死工役一時遺書盡廢獨

所著詩有藁藏于家既及百年孫甫字美之者始得此帖千米蓮涇之俞氏蓋賀昔嘗與俞鄰也其曾孫解元恩請予題之觀大理公自序艱苦至乞米等語與顏魯公事類則其清貧亦甚矣而卒與貧夫同死然在當時不可謂不得其死也此其可為太息者予因述其出處大畧庶後之覽者知其為人必有同予一嘸者矣用齋姓張氏吳江人嘗與大理同官江陰有詩藁亦藏于賀云

跋黃山谷草書李白贈懷素長歌

山谷寫此歌所謂飄風驟雨落花飛雪等語雖自謂可也

跋李龍眠女孝經圖

昔人論文章不關世教雖工無益予以為圖畫亦然此卷寫女孝經四章而其事蹟則每章圖之物不知作于何人獨其上有

喬氏半印可辨啓南得之定以爲李龍眠筆及觀元周公謹志
雅堂雜鈔云己丑六月二十一日同伯機訪喬仲山運判觀畫
而列其目有伯時女孝經且曰伯時自書不全則知爲龍眠無
疑啓南真知畫者哉圖中爲女婦輩所以共賦進戒者皆閨門
之法家國之利而其容氣端莊詳雅覽之使人竦然起敬足以
消其淫媒戲娼之心非特女子之有家者當爲監戒也所謂關
世教者此類是已

跋宋中興名臣手帖

宋至靖康禍亂極矣此豈皆天命哉亦必有人事也蓋啓之者
王述之者蔡而成之者童秦其事皆有本末可考然以當時人
品論之雖小人之多不能多於君子又以當時人力較之則君
子之強不能強於小人此無他國勢旣卑君心旣怯譬猶下坡

一挽之者難爲力推之者則易爲功也嗚呼可勝恨哉其號
君子者當以李忠定爲首張忠獻趙忠簡次之而李參政光
呂太保頤浩輩又次之之數公者名愈高則位愈不固故忠定
擯斥特多而其夫耕者必有耦占者必有三以力之合而謀之
衆也向使數公一日同坐於廟堂之上得促膝以論國計必能
合群策以抗一虜其禍亂必不至于此極而離坐之席未煖又
有人以參之甚者撤其席而擠去之乃真以廟堂爲傳舍邊徼
爲家室其出沒往來不啻參商鴻燕然徒使百世之下手蹟數
行乃獨聚於一卷之間人心之公於是而見嗚呼其可恨也夫
其可悲也夫

跋所錄楊參謀誄後

右元張文蔚撰楊參謀誄予得之陳王汝王汝得之吳江虞氏

嗚呼元政不綱群雄竝起使人得據全吳之地富貴者十餘年
此守臣不職之罪有媿于椿者也予每思得故老談吳中舊事
而天下承平百餘年來無一存者椿之事雖載郡志知者尚鮮
予幸此篇出於破篋故紙中將假此請于儒林諸公題識其後
以暴白椿之死事因別錄一通還之玉汝椿之為參謀也此云
守齊門郡志云婁門然謂其妻得尸於張香橋要以婁門為是
椿能文予又從玉汝得其作吳人金伯祥瞻雲軒記附於後且
以見文士之能死義誅所謂通經執義奮不顧身者也其字子
壽先世蜀之眉山人為少師棟之裔後徙居吳文蔚字懋實吳
興人

跋啓南所藏黃山谷墨蹟

山谷論書云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
百種點綴無列婦態觀此老杜二詩乃其所自作信哉其為列
婦也與歐陽公謂蘇子美論書而用筆不逮其所論者異矣沈
氏子孫宜世藏之

題王右軍東方朔贊大令洛神賦石本後

二王真蹟宋御府所藏合三百餘紙靖康之難一廢于金人之
手矣今或遺逸于好事家者去晉益遠墨闇楮朽真贗莫辨而
卒壽其書流傳人間則幸有石本在耳模刻者之切於是乎可
賞若此二帖又羲獻之名書也然較之世所傳法帖體格殊異
蓋彼皆短牘小簡信筆數行如樂毅論黃庭經與此贊則全篇
成章宜其嚴整不苟異於他書而稷飲序出於觴詠游騁物感
興發之際筆意飄逸又不可以執一論若洛神為獻之平生所
好寫亦用意之書也然自昔人所見惟自嬉至飛十三行耳此

獨得其全文何耶陳味芝先生挾此示予城東別業因悟古人書如雲行太虛態度不定觀書者又如魯僖登臺以望使每歲分至啓閉皆八表同昏之雲雖不望可也

書續編懷古錄後

顧元公自吳歸晉晚節爲討賊之舉事功偉然世皆壯之以予觀此適所以爲晉耳於吳何預夫其才終能平陳敏而免爲晉之逆賊不若始之討司馬氏而遂爲吳之純臣使當時事勢有不可爲則從張悌之死可也從諸葛靚之逃亦可也而曰采南山蕨飲三江水非空言乎不然惑於張季鷹之言也夫以爲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則靚獨非名士乎吾恐季鷹不爲此言也靚沒後百年得陶靖節家世勲舊與元公畧同而一彭澤令視黃門侍郎則有間矣然二人皆嘗託之酒以自晦者使元公得遇靖節必知濁醪妙理其酣暢忘憂不在入洛之後矣嗚呼惜哉因觀吾鄉朱性甫續編元謝子蘭懷古錄爲書此說蓋竊取春秋備責之義而不敢爲世俗附和之論也

跋米海岳臨顏魯公坐位帖

米海岳自序於古名家書學之幾徧故其臨模之際往往逼真此顏魯公坐位帖元表文清公定爲海岳所臨者夫魯公平日運筆圓活清潤能兼古人之長米則猛厲奇偉終墮一偏之失以孔門方之其氣象真有回路二子之別故此書則如旣見孔子後欲效陋巷自樂而行三軍當一隊之故態時復一發於詞氣間也

跋山谷書後漢人陰長生三詩

陰長生此詩非山谷書之幾沒于世然此卷卒爲世所重者豈

以其詩哉抑之刑曹好藏古法帖能識其妙此又其先博士公時已藏又其家之故物云

政元諸家畧蹟

近歲號能鑒賞書畫者吾蘇有劉僉憲廷美華亭有徐正郎尚賓二公既皆以博雅見稱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斷縑殘墨率歸之其得之既多而益不足為之廢寢食汲汲走東西購求不已歲久大江之南稱收蓄之富者莫敢爭雄焉二公既没士大夫愛其雅才清韻無復見斯人也相與歎惋然二三年來吳人所得書畫固有出於他姓者而為二公嘗所得者亦不少也於乎死者之骨未朽而手澤尚新人復得而持去之予每自以為玩物者之戒亦未嘗不引之以戒乎人也若相城沈氏自蘭坡府君生爾菴徵士爾菴生同齋同齋生石田世游藝

苑繼繼不絕家藏故物殆及百年益完益盛至于維時篤好又復過之蓋予所聞見于沈氏者五世于茲其亦難得於今日也哉夫物之聚散勢也然不有以散其何以聚聚所以伏乎散者也世之人欲聚其散者固惑而予因其聚散置悲喜其間亦惑也惟以為故物不可失墜此則子孫之為孝者一端而不可不加之意耳維時持元人書翰一巨卷求予題識因即鄉里之近事家世之美德告之為惑為孝是在維時而已元人以書名家不在此卷者無幾若其一代書法之妙則善鑒賞者自得之

跋宋虞忠肅公手帖

虞忠肅公采石之戰日星晦蒙江水震蕩功烈赫然于時足以驚伏殫虜媿死名將疑其平日為人嗜惡叱咤千人皆廢之狀及觀其手帖詞語詳雅氣象雍容乃真一書生耳公之子孫

居吳中者世藏此帖今為葑門朱性甫得之夫性甫雖好文事
藏此吾固知其意不在筆墨間也

書舊題王駙馬草書千文後

成化元年八月予在南京寓報恩寺之悟師房題此千文今一
紀餘矣師既化去其徒大章持來吳門復一示予覽之茫然如
誦他人語因憶所寓時誦習既輟禽聲樹影間焚香危坐使行
童斲竹萌烹茗啜之一時清寂之樂莫可言喻蓋報恩者昔
人之明招也閉目了然何異蘇長公之想龍井而綠陰四合又
如虞邵菴之憶開元因一展卷間有不勝其感歎者矣顧予方
牽於吏役未能脫然世俗何時得復偕大章一共此境其樂當
不減於前日也聊書卷尾俟之

書胡訓導小錄後

初胡君選授蘇學訓導即以當世可施行者數事建白于

朝予得其章讀之已多其通于世務非腐儒比及予不幸居憂

于家士大夫過者往往道君之行而陳味芝先生至為小錄以

傳他日君亦有母之喪將乞予銘墓而先之以門人予曰胡先

生則賢矣其母之賢亦可知矣如吾憂制何敬辭其門人曰先

生甚慕執事欲託以表著其母執事獨不移所愛其親者及之

平予不能答明日君褰服拜請庭下其容甚戚予感焉曰諾既

踰暮祥始克執筆為之終篇及君曰廉介善教人蓋據小錄而

書也王浩義生以郡學弟子從游有年竊觀察誠服其師及

取所謂小錄者別書一通朝夕自覽其意益曰先生既以憂去

不獲左右侍覽此庶幾如見其人或有益也復來請予一言蓋

義生可謂善學矣誦其詩讀其書而論其世雖去我千載猶有

益况嘗親炙之者乎卽是以想其爲人吾見盈丈之卷數百之
字皆義生之函文夏楚也小錄稱及李司訓某者字居定號詡
菴台之黃巖人本林氏爲考功郎中茂弘之子而寬之師也爲
人之賢誠無愧于胡君沒已二十餘年其兄之子刑部侍郎一
鶚嘗謂寬宜爲作傳寬嬾嫚未能有媿于味芝多矣

題陳清全先生小象

寬嘗聞前輩稱陳清全先生爲前元吳中名流每恨生晚不及
識其爲人今其五世孫驄奉趙仲穆所寫先生小象相示杖屨
翛然真神僊中人也拜瞻之餘敬題其後先生諱深字子微清
全其號也年八十五而終所著有讀易詩春秋等編永樂間曾
孫紀善曰紹先者獻朝矣

書隱者邢用理遺文後

用理吳之狷士也隱居封門之東以醫卜自給足蹟不出閭里
對門人有不識其面
素剛介少容獨加敬

公永錫與用理同里居

疑難往往至昏莫乃返

然用理終歲不一至其廬也有翁董二帥作鎮于吳以用理名
隸尺籍欲邀致爲子弟師輒辭謝其後郡守立侯知其名請預
鄉飲亦不赴人益高之所居陋巷中敝屋三四間青苔滿壁而
折鐺敗席蕭然貧家長日或不舉火客至相與清坐而已用理
體清瘦如削既壯不娶家止一僮淡泊如野僧室多藏書手自
校定至前說譌繆多能是正其學自經史外凡釋老方技之說
無所不通平生嬾述作故其文止數首亦不留稿朱存理性甫
與爲東西鄰少從問學爲收訪而錄之用理諱量號蠡齋卒時
年六十二葬所居北原廩字圍預自誌墓畧見其家世矣若其

爲人固所謂狷士也予與用理交久往予出東郭過周氏女兄
次必扣其門訪之與論甚合歸未嘗不歎其清苦廉介類古隱
者嘗欲傳其平生不果適性甫以其遺文示予聊附書其後嗚
呼用理已矣惜予筆力弱且言不足信後安得如歐陽子者置
之獨行傳之列使其名永存耶雖然此非用理之所計也

題懷素自叙真蹟

素師自叙初爲南唐李氏物歷蘇邵呂三氏流傳轉徙又不知
幾家今爲荆門守徐君得之寬聞昔黃山谷作字蘇長公從旁
稱贊錢穆父云惜不見懷素自叙二公不以為然後山谷獲見
之始深歎服今卷後云藏于蜀中石陽休家以魚牋臨數本者
是也穎濱題字時尚恨其兄不及見此顧寬何人乃得預此奇
觀賞玩之際豈勝欣幸及觀序內擔笈杖錫西游上國等語知
風間而已也

書雖學之一節欲造微處其精勤若此則學之大於此者可以
小得而自足乎然則予之欣幸又不獨在此驚蛇走虺驟雨旋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八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九

題跋三十一首

跋宋理宗御書賜鄭丞相詩後

右宋御書律詩一首小序曰朕誕節載臨集英錫燕其後題曰賜鄭丞相識以二壘其一文曰庚戌庚戌淳祐十年也然宋自南遷後凡三歷庚戌此何以知之蓋建炎四年紹熙元年皆無鄭丞相有之者淳祐也按宋史鄭清之以端平乙未拜右丞相丙申享明堂以災異免淳祐甲辰為少保奉朝請丁未復右丞相乙酉轉左賜詩在明年春又明年封齊國公致仕越六日而卒此其證也或者不考指為徽宗詩夫當時雖有鄭居中為省長然不名丞相至孝宗朝始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左右丞相況詩有青陽闐動之語徽宗則以十月生且

在位二十五年亦無庚戌歲此又易辨者若夫宋君多能書其
字畫識者自能鑒之又不敢論也故此詩知為理宗賜清之無
疑夫清之以舊學故致位宰輔既免倏起眷遇益加翰墨之賜
史家嘗載其顯德謨明閣扁至於詩篇微末不勝紀錄此特流
落人間者耳然片紙揮灑官而不名即此足以見當時寵異之
恩矣世之覽者必將慨然于斯

跋解學士筆舫銘

筆之用于世久矣自韓文公作毛穎傳其名始起文字間吳興
張文寶在國初業擅製造因名其舟當時士大夫多為詩文
遺之而學士解公縉紳特為作銘蓋公之書妙固資其用而賞
之也文寶之孫士行僑居吳中能傳其業持公銘文求予題識
予以文字為職而亦資其用者惜書不若解莫能賞其妙而文
不若韓可以增重其名然念毛穎之功不可負而士行之意不
可拂也聊題數語歸之

題宋大慧禪師手帖

當宋被金虜之難一日虜忽議和刑部侍郎張九成謂金寔厭
兵特張虛聲以撼我耳因陳十事云彼能從吾言則許之必使
權在朝廷時秦檜力主和議以言誘九成終不能奪遂深惡之
顧九成素好佛學他日問法于徑山杲公適方議神臂弓禦敵
杲遂借以為喻檜聞之即指為謗訕貶九成南安軍至竄杲衡
州久之移梅州尋反初服主阿育王寺帖中云罪廢十七載及
續蒙再賜為僧又出作粥飯主人等語是也吳城東獨閒上人
又藏此帖今傳其徒志勤予觀之竊有可慨者夫當檜在相位
屈已和戎甘心事讎凡異已者一切屏去如九成固不能逃矣

而杲繇流也亦波及之則當時志士賢人遭其毒手者可勝計哉杲在宋南渡後為禪宗稱首孝宗朝賜號大慧然晦菴朱子謂其作事少點檢喜怒不中節觀帖中憾藏穀家發誓願等語蓋亦可見而姚榮公廣孝特以忠孝許之謂其嬉笑怒罵無非佛事榮公佛者豈亦黨同之論耶

跋虞氏遺墨

吳江虞堪勝伯一字克用宋相忠肅公之八世孫也貧而好古藏書甚富所與往還皆四方名士一時以詩文簡牘相贈遺者動盈篋笥勝伯既以雲南府學教授沒干官其子鏞且能讀父書授徒里中至其孫湜始去儒業先世故物時賣以供衣食費湜有子權家益貧物益賣不已崑山葉文莊公嘗作書止之力加提挈竟得一官未幾而卒自是家愈落初虞氏所藏詞翰無慮數篋權卒後妻子僅以一魚鬪裹置屋梁今則併其鬪亡矣予每見其家遺墨未嘗不把玩興歎蓋物聚而散此其常理無足怪然未有不聚於賢而散於愚者此可以歎虞氏之世也友人陳玉汝之子鎡得此數幅乞予題之虞與陳姻家也且居隔一水鎡之藏此其為鑒亦何遠之有則此雖盈丈之紙出於齷傷鼠嚙之餘所以助吾之德者固在不然玩物喪志適足為德之累吾何取於鎡耶

題沈雲鴻藏其父所寫古木慈烏圖

石田作此蓋偶寫其西莊景物耳其子雲鴻遂藏護謹甚以予父之執也奉以乞言夫其啞啞而鳴翩翩而集相覆以羽相哺以食者雲鴻固有感於烏之孝矣若夫扶踈糾結輪困離奇上聳旁撐其大數圍者非木耶世之故家莫不有此木子孫不能

保其先業伐而薪之而烏止於他人之屋者多有之雲鴻視此而有感焉詎非孝之深者乎

題伊尹耕莘圖

古圖畫多聖賢與貞妃烈婦事蹟可以補世道者後世始流爲山水禽魚艸木之類而古意蕩然然此數者人所嘗見雖乏圖畫何損於世乃疲精極思必欲得其肖似如古人事蹟足以益人人既不得而見宜表著之反棄不省吾不知其故也此爲伊尹耕莘圖圖之工拙予不能辨若其工於造意有不待辨者尚賢蓄此想其人論其世志其志而樂其樂以尚友於三代之間其爲助不既多乎

跋鮮于困學艸書後赤壁賦

鮮于困學書名在當時與趙吳興鄧巴西各雄長一方困學多爲草書其書從真行來故落筆不苟而點畫所至皆有意態使人觀之不厭不若今人未識歐虞徑造顛素其散漫連延之勢終爲飛蓬蔓艸而已錫山鄒永章蓄此後赤壁賦觀之數行後益可把玩然自愧非書家不能深知其妙處耳

跋陳秘書遺墨

宋朝奉大夫秘書監知台州四明陳公著題松江圖古箋詩一首藏於吾鄉古敬脩氏古箋之妙一工人所能耳不足論獨公寫此詩時年八十矣觀其用筆沉着端徑而行復勻整不苟足以占知其爲有德君子也蓋公登寶祐丙辰科文信公榜進士初歷州縣時宰欲致之門下弗附及國亡遂隱不仕其爲人已無媿于信公故其剛方之氣溢而爲書如此凡公事行家世之詳已見其子泌外孫胡世佐與今陳味芝先生跋語矣泌之子

經仕國初死于起居注有史才即嘗著通鑑續編者

跋趙吳興臨王右軍十七帖

學書者師晉王氏乃為善學若近代吳興趙公又其高第弟子也公於右軍書尤喜臨十七帖此則馬抑之刑曹所藏一日持示適客有自錫山來者亦出一本觀之筆畫肥瘦稍異然皆出公手無疑客又言吾族人尚藏其一亦真蹟也於一日之間所聞見者已得二本乃知此帖蓋為公平日書課所謂弊精疲力以學書為事業用此終老而窮年不免如歐陽子之所譏者然歐陽子又謂古人作書初非用意逸筆餘興淋漓揮灑使人驟見驚絕徐而察之愈無窮盡夫其書之妙如此豈一舉筆而遂能哉蓋其功已用於平日久矣故世傳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因有墨池之名事之有無固不足辨然果欲其書法之妙雖

由天資人品而學力所至亦不可誣觀於吳興公足以驗之矣

跋米南宮龍井記石本

天水尹希賓嘗蓄米老所書秦太虛龍井記石本字畫雄放但其文惜多缺處其字寬因錄全文于前以便讀者託吾友史明古求予題之尹君之意雖為故物重然亦重平米書而又不無不重乎太虛之文也君如重其文則太虛又嘗有龍井題名記及東坡跋語更錄以附于後則不獨全龍井之文且併龍井之事全矣予方與明古約同游杭預期日月而龍井者杭之勝處也至則當按記文所載次第登覽亦將為數語以續古人歸其為君再書以附之

題袁靜春寄鮮于太常詩後

予少喜著論吳中前輩嘗閱元黃文獻公文集袁靜春先生墓

誌知其為吳人而尤以不得見其子孫為恨他日社學師袁以昭氏過予談及其家世則靜春乃其五世祖也又明日挾靜春所寄鮮于太常游錢塘雜詩來示於是靜春之子孫既得見之又得見其手蹟而詩有懷吳中錢德鈞以下諸友之作又因得見前輩數人於一日間為欣幸久之

跋元諸名公所書靜春堂詩集序等作後

元儒袁通甫先生著靜春堂詩集諸名公若龔子敬陸文圭楊仲弘湯師言陳繹曾之有亭虞邵菴郭祥卿之有跋錢仲昂之有詩所以交贊而互評之者殆無遺意詩既刻板後燬于兵火此卷為當時諸公手書幸哉獨存而黃晉卿為作墓誌亦在卷中蓋嘗論及其詩因附之也然籍此篇則通甫之學行可以考見而不徒為能言之士矣靜春與子敬祥卿尤善趙文敏公稱

為吳中三君子又嘗圖漢司徒安臥雪事遺之以擬其高節其見重如此是圖數年前予在南都寔見之今不知流落何處惜乎不得與此卷並藏袁氏也海虞吳都憲舊為通甫五世孫也察院檢校以空題此卷以空卒無子今歸其從弟以昭以昭教授社學不墜儒業保護故物他尚數種通甫於是乎有後矣

題袁養福所書郭有道碑文

前輩下筆便有典刑雖行草不苟况正書乎此吾徒所當媿者袁君養福元石洞山長靜春先生之孫也而郡學教授仲長之子所書郭有道碑文端勁清峭深得歐陽率更筆意以其字畫之妙如此宜有書名于時然吳人固不知有袁養福也使三不見此幅亦幾失之乃知前輩能書者尚多而失之者不少矣其曾孫杲字以昭者持示予請題一言以昭之意在乎先世手蹟

耳初不計其書之何如也養福字能伯仕國初為福建憲史
高太史季迪有詩贈行而陳檢討嗣初稱其行潔負才氣有詩
聲蓋不特能書而已其書碑文外又有九歌藏于家

題東坡遺張平陽詩真蹟

東坡遺張平陽村醪詩真蹟舊藏光福徐良夫家據東陽黃晉
卿題識詩凡六首今耕學翁得之已亡其半可惜也然吾聞良
夫所藏高編大冊甚富今則一字不存矣則此卷雖脫落為幸
已甚且徐皆出偃王春秋時徐子章羽被執子孫散處揚徐間
今耕學與良夫同姓同里此卷之在耕學猶在良夫也為幸益
甚嗚呼楚人得失孔子鄙之吾恐故家子孫得以藉口也故拘
拘於徐云若夫坡老聲畫之妙前輩論之詳矣區區末學何足
以知此

題重刻年鳴集後

洪武史官高啓季迪有詩千篇號年鳴集其夫人之兄子周立
公禮嘗板刻于所居之甫里正統末燬于火郡人徐用禮復取
刻之增多倍于舊而姑蘇雜詠在焉按年鳴公自為序云自戊
戌至丁未之作得七百三十二篇及公歸田後又益以戊申至
庚戌之作蓋得二百二十八篇乃合十三年之詩而成此編序
又云自此而後著者當別自為集蓋明年辛亥作雜詠甲寅公
死于法矣今考雜詠統百二十二篇而用理所增僅三年之詩
也幾九百篇一何多哉嘗觀謝翰林元懿序謂公初為四集刪
改會粹始成年鳴則今所增入豈多昔所弃去者猶存于世錯
置其間歟不然作于二年者悉取而未及刪歟讀者頗以為病
則欲侈其詩適所以累其才歟周暄仲英者甫里人也老而好

文謂金鳴為里中故物而公之手選也慨然重刻又以舊板缺
公自序更補之汲汲走予請一言予憶為童子公之詩往往成
誦稍長弃去遂忘其詞仲英雖有請安能知太史之所至哉惟
蘇文忠公有言詩至于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為師而
尤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子美以英偉絕
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
衰矣世以為確論若季迪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
中蕭散簡遠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於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
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變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于數百
載之上以成 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或所恨蚤死
其所止何如君子為之慨歎故廬陵楊文貞公評諸詩獨
采府擬古及五言律為勝其意亦可識矣是集 又聞嘗刻
于建寧郡齋未見行世若雜詠備有諸體知詩者以為工則有
板在郡中云

跋褚遂良書唐文皇哀冊文

褚公初以善書見知文皇後數直諫補益國事殊多遂受顧命
以大節著為唐名臣卒之書為餘事此其書文皇哀冊文藏于
吳江史明古明古喜讀史能陽秋古人不獨貴其書也然於古
人所愛則得其模刻之語亦深味之況其手蹟哉則雖謂貴其
書亦可也此卷於大行與崩字皆加塗改蓋嘗有獻入前代御
府者為上諱耳

跋天全翁賞燈聯句

天全翁自南詔歸適大參祝公僉憲劉公皆致仕家居三公有
斯文知契凡登臨游賞之樂必共之酒酣興發更倡迭和落紙



原件短缺

P9

人爭傳之以為奇玩此燈夕於魏公美所聯句也公美持以示予於是翁與僉憲謝世數年獨大參公在耳當此夕覽此詩尤深慨然予又聞之聯句時初人為三韻至劉當結尾翁嫌其語意蹙為益二句以今觀之則如樂止以圍為一成又以祝奏有禪續不絕之意因併及之以示世之知詩者

題王清獻公遺墨

元清獻王公以父積翁蔭幼即受官得賜田宅于吳後更治郡仕至行省參政而歸老吳中以沒故公書蹟吳人多得之此卷皆公平日所作韻語親書者也藏于光福徐用莊氏按史稱公所至政績暴著又其清白之操得于家傳幼及拜許文正公于京師即知所趨向中年尤致力於根本之學故自號本齋然則尚論公者勿徒求之區區詩章字畫間以淺其為人可也

題楊鍊崖遺墨

大將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斨倒載而歸此書或似之清癯翰好奇宜其珍重若予之淺陋則未能學也

題王右軍此事帖真蹟

右王右軍此事帖凡六十字蓋嘗為金源氏物章宗數印猶爛然楮墨間發題亦其手書信可寶也成化戊戌歲五月壬午吳寬觀于徐太守維亨為題

題張汝弼南行詩後

右張駕部出守南安紀行詩若干首雖皆一時率爾之作然而天時人事之變家人朋友之情皆可考見亦張氏詩史也至送其子弘宜會試有權門利路之戒則有見于近日喪名檢而害身家之人最入仕者之所當知也歲丁酉仲冬十一日扁舟道

吳過宿脩竹書館明日示以此冊讀之一過書其後而還之

跋陳廷璧模嘯堂集古錄後

古器物今世不可多見其銘文題字賴有刻板如嘯堂集古錄之類歲久板亦毀則印本在人間又賴有臨模之者耳然臨模惟私於一家印刻可公於四方世之好事者能捐十金以成此舉則三代秦漢以來之制作人家有之當與孔壁科斗書並傳于世而老而嗜古如陳君廷璧亦免矻矻之勞矣

跋天全翁詞翰後

長短句莫盛於宋人若吾鄉天全翁其庶幾者也翁自後放情山水有所感歎不平之意悉於詞發之既沒而前輩風流文采寥寥乎不可見已明古舊為翁所知愛得此數篇示予尤福舟中酒酣耳熱相與歌一二闕水風山月間有不勝其慨然者矣

題趙松雪水村圖

戊戌八月三日予過獨樹湖泊舟葦間出此闕之景物宛然益歎松雪翁畫手之妙此圖今藏射瀆徐氏後十七日雨中再閱題

跋東坡與蜀僧一帖

吳城西治平寺足菴房舊藏蘇長公墨蹟戊戌歲九月十二日冒雨往觀之寺僧亮欣然出示益公二帖皆與其先塋隣僧者也帖尾倦倦焉有懷歸之意然公竟死葬于外其言卒不克酬亦可以發游宦者之歎

匏翁家藏集卷第四十九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

題跋三十八首

跋文信公過小青口詩遺墨

宋以祥興元年八月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閏十一月公屯
 潮陽與鄒鳳劉子浚合兵討賊不克被執于張弘範蓋明年二
 月宋亡弘範卒不能屈公乃送至燕京此其在道中所作詩也
 夫古人死國多出於一時之慷慨公何獨迤邐于途宿留于館
 日猶賦詩不即就死豈尚有地覬耶蓋不知公之死已久仰藥
 而死不死絕粒而死不死死而不死忠義之氣鬱塞於胸中聊
 假之詩以洩之故使公即死無此詩矣詩之有無固不足為公
 之輕重然玩其言想其人亦足以示于世此天所以緩公之死
 也歟公所著有指南等集寬嘗讀而悲之今兵部員外郎李君

他談地

應禎出示此紙手蹟宛然如新蓋自己卯至今戊戌二百年矣

跋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

右宋孝宗賜虞雍公手詔也按宋史公嘗兩出宣撫四川詳此詔乃罷相後所賜當在乾元九年蓋明年改元淳熙公薨于蜀矣初公在相位孝宗命選諫官名既上顧用他所薦者遂力求去因有宣撫之命及入辭上方以金虜為事諭以決策親征使治兵竢報詔所謂整軍經武彌難消萌此意猶在也即此見孝宗復讎之志未嘗少替所以倚重於公者惓惓如此使天助宋假公數年豈特成采石一戰之功而已嗚呼惜哉

題宋吳中三大老詩石刻

自昔吳多名園在宋則有朱伯原先生樂園其名載郡志可考今吳縣北一里廢地數十畝臺池窪隆猶有當時遺迹也葑門朱性甫自云出於先生遂好求樂園事蹟他日得殘石焉題曰吳中三大老詩蓋太子少保元公絳游樂園而作而和之者集賢修撰程公師孟太子賓客盧公革也間持墨本謁予求言惟先生邃於性理之學著述浩穰為時儒師圃之所闢固將講學以睦族求志以俟時者而一時賓客題詠亦豈徒為嬉游放浪之言而已蓋予嘗讀先生之子發與其家人書歎故廬燬于兵火而謂圃中所存有朋雲齋齋中有數石刻皆賢太守部使者鄉邦舊德宿望耆英之詩磨滌於牆壁間尚可觀考此石豈其一歟今考三詩刻于元祐戊辰至今成化戊戌適四百年埋沒人家忽復發露人不敢以石易之蓋非重石也重其人也然則人可以不自反而力於德乎

題歐陽文忠公遺象

此宋歐陽文忠公遺象也蓋公守滁時寫舊本在無錫施氏旁有題識吾友李兵部應禎使畫史模而藏之間以示寬容貌秀偉真天人風致拜瞻之頃何異見公于釀泉幽谷之間操几杖而從之游也

跋朱氏所復睢陽五老圖

朱氏自子榮得此卷後二百餘年偶入崑山夏太卿家其裔孫日南使其子鄉貢進士文贖于太卿之子德威德威諾焉而却其金俄而病卒後家人竟歸于朱一則求其所當有一則與其所不必有其孝其義皆可書也惟五老之會杜祈公首倡以詩王侍郎而下和之至歐陽文忠訖范忠宣十八人亦和之今皆不在卷中鄉貢君方益求先世遺物必能錄而補之也

跋李龍肥所畫前代君臣事實

龍肥此卷實與史筆相發明可謂畫家之良史非但了於藝而已蓋古所謂圖畫者如此卷中自漢高帝訖唐明皇事凡八未暇悉論獨於女禍不能無感焉耳夫剪髮啓寵適成唐室之亂當熊見姬反北漢業之衰後之有天下者尚監之哉

跋米南宮書宋宗室崇國公恬墓誌銘

米南宮此卷元袁清容而下五人有跋皆不著所藏主名今在庸省參政劉公家公博學好古宜此卷之歸之也

跋李西臺墨蹟

此書深厚溫醇有盛德若愚氣象稱西臺所作長洲吳寬觀于無錫鄒氏因題

跋子昂臨羲之十七帖

書家有義獻猶詩家之有韋柳也朱子云作詩不從韋柳門中來終無以發蕭散冲澹之趣則書不從義獻可乎松雪翁每臨此帖蓋其平生書課其書之獨步當世也宜哉

跋王氏文集

予家藏書一編曰麟角集曰過庭集總題曰王氏文集蓋古寫本也既雜亂不可讀置之篋笥已久他日偶閱同里醫師王訥齋家乘見列先世所著書目而二集在焉因以歸之王氏在宋自閩徙吳稱文獻家國初多故遺書盡失不獨此編也麟角為唐水部郎中棨所著過庭則宋戶部郎中伯虎著也皆不完王氏子孫尚訪而補之

跋黃氏祖德錄

黃巖多君子以予所聞見皆出而仕者意其山林之下必有清節厚德如昔史氏傳隱逸之類而恨未之見也乃今觀于黃氏祖德錄讀侍講謝先生所作松塢府君傳然後知果有其人矣侍講與黃同邑相知最深而其於人尤少許可傳之所述必不妄人故信之其曰祖德錄則本府君之孫吏部郎中世顯而名吏部固予所謂君子者又知其賢有自其為此錄蓋與李習之撰皇祖實錄之意同云

跋孔氏所藏先代文移

孔顏孟三氏子孫游學于外所至儒學書院人給米石蓋前元所著令此則宣聖五十五世孫克剛克信至正間游江南時平江嘉興一屬邑文移也其間有行供宿頓優加禮待等語于以見當時遇三氏者之厚何其盛哉克剛既北還獨克信畱居平江巴而兵阻遂占籍長洲生希安希安生雙流知縣友諒友諒

生廣東副使公鏞再世甲科為時名宦保守故紙不敢遺失蓋此雖殘墨數行足以信吳中百年有闕里一派其為孔氏子孫左驗而與譜牒相參考者庶其在此予獲與副使公同邑里知其賢能無忝家世所以友之事之何異交子賤之在魯也嘗竊自幸他日其弟公鐸持此見示三歎之餘敬書其後

題僧朋雲墨梅

朋雲墨梅特感松雪翁知己而贈之可謂自重者矣維頴藏此不遠數百里持以求題於予其亦知所以重之者歟

再題所摹懷素自叙帖

蘇黃門題此帖時尚恨不令其兄一見後坡翁得見之則曾公卷所謂馮當世家本也偶得其跋語而山谷觀于石陽休家者又得其說于名臣言行錄因具錄于後見蘇黃為一代書宗所

以評自叙者如此以為博雅者之助云

跋沈氏寫山樓詩文後

予少頗好畫知臞樸翁之善畫也數過其雅趣堂翁出見客衣冠雅而言貌古宛有前輩風致非今世所謂畫史也公嘗知予所好輒出手寫得意者遺予予至今寶藏之翁既以高壽終其子如美偶示予寫山樓詩文一卷蓋吾鄉立菴俞先生文靖青城王公學士錫山王公廬陵解公曾公諸名人之作具在皆為翁寓金陵時作者也披覽之餘綴此數語以識疇昔之意翁諱遇字公濟臞樸其號也如美能傳其業子元且有文行今年登進士第惜翁不及見之

題虹橋別業詩卷

吳中多名園而陳氏之綠水尤著者非以當時亭館樹石之佳

亦惟主人之賢而諸名士題詠之富也今世本又為別業于虹橋前臨通衢後接廣圃兼有城郭山林之勝題詠颯颯彷彿綠水之作陳氏累世之賢於是可考惜予不能序其詩如高太史季迪耳聊因世本之命書其後以識之

跋東坡楚頌帖

予舊藏坡翁楚頌帖石刻而缺其後三行頗以為恨蓋其石已亡也李兵部貞伯一日得其真蹟來示豈勝快然蓋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宴席蔣陽羨人也談及其鄉山水之勝遂有終老此地之約公既謫居此帖則元豐七年量移汝海過陽羨時作者其後公歸自海外而薨周益公題其後以種橘之約竟隨漉茫若獨為公深惜嗚呼公之志大矣所欲為於天下者特區區一園一亭三百木奴而已乎

題李營丘畫後

成化十四年八月十七日李應禎吳寬同觀海虞周氏所藏營丘山水于石湖舟中

題高房山畫後

高尚書夜山圖并趙松雪以下詩跋吳寬嘗閱于射瀆徐氏戊戌歲九日

跋王允達廷試策

今之取士惟廷試最為近古清問下詢莫非國家安危大計它固未暇屑屑及之士生斯時盡言不諱有拔擢而無斥逐真一時進言之機也皇上即位以來凡五試士此則戊戌歲進士今中書舍人王汝所對制策也寬莊誦一過其氣充其理直其言偉而順矣以汝之學當在高等然抑置三甲僅得

賜同進士出身于以知是科得士之盛而冀北之野果難為馬也耶寬於是乎有愧

跋蘇東坡書醉翁操

予嘗得坡翁此紙紙尾八印爛然莫知為何人藏也一日偶閱虞邵菴先生文集至李梅亭續類稿序謂梅亭為宋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寶章閣待制臨川李公劉字公甫而備述其入蜀歷守榮眉進總漕事并總蜀帥成都守本路憲四川都大賣茶買馬等司凡八印謂公平日所得圖書輒以八印識之予因此紙視其印文皆合乃知其嘗為李公所藏無疑邵菴又云公所藏近時或散失民間猶及見什伯於一二安知此紙非及見者耶然類稿序邵菴為其孫積而作去公尚未遠已有散失之語顧予乃欲聚而得之豈非愚哉坡翁翰墨知書者必能品評未暇論予獨喜知其所自出而尤有可歎息者在故題之

題陳起東詩稿後

近時學詩者以唐人格卑氣弱不屑模倣輒以蘇黃自負者比比卒之不能成徒為陽秋家一笑之資而已吾友陳起東少喜吟詠專以唐人為法故其出語清圓和暢有王岑高劉之風予與之別十年矣昨來京師得見此稿皆其官閩中時所作知其學不少變而語益不雜自是而柳而韋而謝而陶若升階耳予雖不足窺其所至它日相與歸老吳下尚當為數語評之

題謝氏貞則堂記後

黃巖謝氏世德之盛亦幸為其子孫如鳴治侍講者汲汲傳美焉耳故雖以予之淺陋嘗繆為之執筆而不敢多讓益於溫良府君之孝行見其母子之道隆於寶慶太守之會總見其宗族

之情洽至此又有貞則堂之作則閨門之內復有其人而其家之所以為盛者於是乎有本矣

題李賓之侍講北上錄後

覽賓之此錄其間在南都時登臨題詠凡崇臺長榭古廟幽亭與夫僊宮佛廬之映帶乎江山者皆予舊所經游而裴徊者也閉目了然殊深東坡龍井之歎

跋宋王盧溪先生遺墨

古人去我已遠誦其言可以想見其人況得其手蹟而觀之其風度宛然在目矣安成彭氏家藏宋王盧溪先生十簡寬幸預觀雖紙敝墨渝而此老正氣勃勃可挹蓋餘三百年于此豈亦贈胡忠簡之語所謂江山護持者耶彭之遠祖母出於盧溪凡書問所及其間可以為訓者世守不失故自將仕公十傳至

浙江僉憲生四子其二登甲科竝顯于

朝蓋讀書種子自外

族而來者深且遠矣間後題識數十家其說已悉職方主事禮字彥恭者僉憲之季子也以寬有同年之好俾復書之

跋宋仲溫墨蹟

國初書家稱三宋謂璩克廣也克字仲溫號南宮生其書出魏晉深得鍾王之法故筆墨精妙而風度翩翩可愛或者反以纖巧病之可謂知書者乎仲溫為吳人其墨蹟在吳中者顧少開化徐君惇夫乃有此巨冊而真行艸章艸皆具信可寶也

跋夏太常墨竹卷

畫家惟墨竹頗寓書法近時得其妙者莫過於毘陵王孟端舍人而夏太常仲昭嘗師之早歲類其筆意其後稍變而崑山之入師之者更數輩獨屈杓處誠頗類之而今人家所得往往出

其手也然真屬固自能辨如此卷閱之即知其為夏公所作無疑

題歐陽文忠公遺墨

此歐陽公脩唐書紀表時二小帖也黔陽令陳君堅遠持以示予片紙數字於史事無大關係而後世獨加愛護終不落蛛絲煤尾中非物也人也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石刻

右范文正公楷書韓文公伯夷頌石刻其後獨有純仁純粹二子跋語而文潞公以下諸賢之語不在蓋初刻本也在吾鄉范莊其真蹟嘗獲見于公裔孫從規尚多元人題識未之刻也此頌嘗入秦檜賈似道家二人者固未足以為公汗然檜獨繫之詩曰韓范不時有此心誰與論則讀者未嘗不發笑也

跋錢謙齋與林逢吉書

謙齋當國初嘗應詔言事今見存稿中其言簡而直不為阿佞之態宜其盡言於朋友之際不難也

跋秦二世泰山石刻

此秦二世時泰山石刻也蓋始皇東封有頌至是李斯等奏請刻之其文見史記曰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其刻詔書刻石此作金石刻又夫上缺大字不同其餘滅丞相臣三字蓋石有四面此其一耳按集古錄本云得之江鄰幾謂鄰嘗自至泰山頂上見其石頑不可刻又謂旁無艸木而野火不及故能久然風雨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及觀金石錄云劉跋亦嘗親見碑四面有字乃摹得之文雖殘缺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而秦

篆完本復傳世間則所得字不如趙之多而二說且不同矣吾友徐仲山以工部主事治泉齊魯間因登泰山摹此遺予蓋去歐趙時又數百年其所得止此亦其宜也又後數百年磨滅當益多斯之真刻傳於世者當益少好古之士宜相與惜之

全石錄 跋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

此後漢尉氏故吏處士人名也按金石錄載尉氏令鄭君碑君字季宣聘君之孫年五十有七卒于中平二年餘皆斷裂不成文理亦不知其為尉氏令特以碑陰人名知之其碑至今益殘缺視此尤甚故不模此刻近歲葉文莊公碑目亦不載集古錄且無而予獨得之蓋非仲山好古不能為予致之也

跋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

此後漢廬江太守范府君碑額也按漢書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以獨行聞于時所謂與張劭為死友者式少游太學後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卒于廬江太守其碑相傳為蔡邕書金石錄載其立于魏青龍三年知其非出邕手碑已殘缺故不模獨得其額甚完亦可愛也

書岑嘉州詩集後

岑嘉州詩集一冊故刑部右侍郎黃巖林公為江西按察使時遺予者公好藏書裝池必精益其平日處事不苟之一端也壬寅歲七月十二日翻曝書因書其後

跋四烈圖

人之所不欲者莫如死死非人之難事也乎若四烈婦之事沈水死矣斷臂幾死者也當熊殺虎則以死自分而不死者耳故載之史傳而人皆知之然史傳所載不特此四婦人而人或不

知者則以其事不奇故也然其死則一而已况世之死而不載者何限是以君子恨之尚寶沈君以此卷示予於是四烈婦之事又有取而為圖者宜其事益為人所知也

跋所摹東坡楚頌帖

邵文敬太守世家陽羨其先作天遠堂蓋取東坡至陽羨詞語見於周益公跋文敬感其事因俾予臨一過而請李賓之畫錄益公之說以見其家舊事其意不在帖也然此帖亦陽羨嘉話文敬所宜得者惜予不善用墨遂使坡翁風韻衰颯乃復摹一過而歸之庶終得其形似耳文敬之官思南便道過家將揭舊扁于堂倘能龍唇石刻之堂中亦一奇也

題九歌圖後

朱子之註離騷可謂無遺憾矣後人既無容贅詞則有為九歌也圖者其初蓋出李龍眠人從倣之此本則崑山許君鴻高所藏也圖後各繫其歌許君謂為其鄉先輩朱季寧中書之筆予觀之信其書之妙猶有晉唐人遺意也歌名九其為章實十有一楚詞辨證亦以為不可曉至於禮魂則畫家所不能及者故其圖缺云

跋度尚碑

此漢荊州刺史度侯碑也在沛縣湖陵城下僚友董尚矩過其地見而為予道之適顧崇善工部出理漕渠予因託之加愛護焉崇善欣然既徙置徐州官解他日乃搦此本見寄觀之則殘缺已甚獨其額完而首尾有君諱尚字博平與永康元年數字可識耳其餘隱隱皆不成文以其殘缺宋人遂磨而題識其間然亦難識矣若謂此碑初在北陵東郊缺裂什地有欲徙之

者不果既而大水至衝入于河或集善水者挽出之始徙于使
星亭而嵌其西壁蓋叙其徙置之難如此所謂使星亭不暇訪
獨不知此碑何時復在今廡下豈其地即亭之遺址耶夫度侯
事具載漢書不假此而傳獨惜古刻之存于世者少若此碑使
更歲久將益為風雨所壞其與頑然片石何異此尚矩崇善之
力足為好古之助而予所欲書者也

題陳僉憲傳後

大江之西其人尚氣而健訟近世名臣有出於其鄉者獨謂其
俗可重而非他郡可及豈其時俗尚美歟然薄義喜爭見於曾
南豐之文則其來亦久不然所謂可重者皆士大夫而不及市
井之人歟比歲俗公一往往構黨造詞赴一闕投訴其詞有至
數萬言者或其人一一旦殺同產數十人吏畏禍至不敢發

聞 朝廷廉知其故率用重典處之幸其俗之少變而未可必
也吾鄉陳君粹之僉江西按察司事有為傳其政蹟者而於治
獄尤詳予得而閱之信其訟之深險闇昧粹難與辨非粹之之
公之明未能破其姦而使之服其罪也而或者不察顧謂粹之
疾惡已甚夫刑凡以為惡者設於惡者不姑息而必致之刑所
以伸人之寃而洩人之憤也自非及於平人何有於甚獨惜粹
之歲巡一道不得久且專而今復以秩滿去耳使終得粹之於
此彼將無所用其訟而終變其俗矣乎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
題跋三十二首

跋夏憲副所藏褚河南書兒寬贊墨蹟

書家謂作真字能寓篆隸法則高古今觀褚公所書益信

跋東坡墨蹟

予嘗見東坡所書九歌于吳中今復從憲副夏公見此筆意尤覺老硬然東坡所為惓惓於正則者疑皆在黃憲瓊儋時書觀者必能會此意於紙墨間也而其後歲月氏各皆不著豈常所謂多難畏人者耶

書邵通判決防詩後

吳人得圍田之利久矣比歲大水冒隄上田至與江湖相連歲屢不收而民益困此可獨咎乎天時哉蓋田之利修於人力而

亦未嘗不壞於人力其所以壞之者專其利於己而不恤乎人耳今長洲崑山常熟三縣皆在郡東彌望皆昔之良田也田傍故有渠豪民爭堰之以為己利每夏秋兩作水不得洩凡田之居上流者始病至於舟楫阻而不通其為害亦久矣壬寅之夏今通守沔陽邵侯受巡撫王公之命往決之計六十餘堰先是欲為此役者民往往持挺相擊逐其婦子爭臥堰上至不得施畚鍤惟督役者闕茸且苟小利而不知大惠其事遂已侯獨不顧奮然為之而害始除更立條約以為後禁春秋葵丘之命曰無曲防而孟子譏白圭以隣國為壑若侯非知為政者乎近有携鄉人歌詩數篇至京師所以頌侯之惠甚悉凡仕於朝者遂從而和之於是吳田皆登歲則大熟予適讀其詩竊喜吾人之有生意也為之二復不已而因有說焉蓋常熟東北有白茅

港水所從入海而海潮亦從而入者也潮日再至皆濁泥既退而泥畱歲久海口漸堙水不得盡洩自有吳以來蓋不知幾濬矣予聞父老云元末偽吳張士誠嘗發卒數萬事此而功竟成今十紀于此濬之實維其時王公蓋嘗有意而未暇及使復委其事於侯吾知其必濟也

沈啓南畫卷

吳中多湖山之勝予數與沈君啓南往游其間尤勝處輒有詩紀之然不若啓南紀之于畫之似也大理楊公方嚮用于時顧有山水之好得此卷愛之而以示予予去吳中數年矣山水勝處雖嘗往來于懷然其景象特如夢寐中不復了了閱此何異短輿孤棹穿雲涉澗徜徉終日而凡市橋田舍林亭溪閣與夫漁樵所集僊佛所居魚鳥之閒暇煙霞之掩靄几案間一覽殆

徧而且免夫登頓之勞何其樂哉
題朱文公請祠治姦二劄
寬伏讀文公與時宰二手劄大儒君子恬靜剛直之氣數百載
之下猶充盈紙墨間其門人序公事行所謂謹難進之禮屬易
退之節不貶道以求售不徇俗以苟安者亦畧可以窺見矣二
劄今為盱眙陳明之所藏明之初登進士第將有官守其不徒
玩此必有所以嚮慕之者在矣

跋張即之墨蹟

昔人為八音與政通而文章以時高下豈惟文章哉字畫亦然
故因時可以知書因書可以驗時有不可逃者張即之生宋南
渡後書名在當時甚盛此所書杜詩已不完開化涂敦夫得以
示予蓋書之變至此已極當時所以重之則世變亦可知矣夫
即之欲自成家故其書法如此若以虞道園之說斷之則亦太
甚矣乎

跋朱存復錄范文穆公田園雜興詩後

士起里巷登廟朝往往溺于富貴雖為人劾而逐之不知退即
退馬長歎無聊日夜跋望召命之至視田園蕭散漠然不知所
以為樂者何限范文穆公仕南宋至參知政事而為吳人築老
圃堂於石湖之濱種梅萬株歌詠自樂此其所賦四時田園雜
興詩也其詩六十首凡村居景物摹寫殆盡雖老於犁鋤間者
或不能及而感歎民隱之意時復寓焉公嘗使金與虜主面定
受書之禮庭中紛然共怒至欲殺之公不為動竟完節而歸今
讀其詩特一田父野翁耳安知前日毅然不屈於疆場之外者
乃其人耶於是可見公之所養矣公詩自序作於淳熙丙午

此則錄寄其同年者謂幸且老健所作將不止此抑不知後來果有作否惜不得其全集閱之元征東儒學提舉朱存復先生手錄其詩成卷其玄孫今進士天昭持示予先生以文學知名于吳懷抱高潔寔有文穆之風錄此可以見其好尚而天昭向用伊始未暇及此顧予老且至他日乞身而歸訪公遺蹟取其詩歌之以與田父野翁相倡和於壠畝之上亦足以樂也

友人顧玉山小象

挾疑俠

觀浴馬與摘阮皆壯歲事豪挾之氣可謂何其偉

也補釋典寫道經則游心虛寂之地其氣已衰至於既老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癯然病狀宛若維摩詰又何其憊也然是時玉山方避徵辟為全身遠害之計與夫屑屑於得失以犯孔子血氣之戒者豈不猶賢乎五象今特有石刻一存吳中所謂

補釋典者予從其五世孫鏞觀此展玩之餘不能無蒙莊氏三患之歎

跋桃源雅集記

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顧玉山百餘年來吳人尚能道其盛而予又嘗閱玉山名勝集則當時所與名士登臨宴賞之文辭皆在信乎其盛也玉山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為元故官從 詔旨徙居中都於是一時宮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獨玉山之後仕宦不絕再世為御醫其玄孫士通以醫學正術致仕好文如先世今以其官傳子鏞鏞以公事來京師謂予為鄉人也携示此卷益桃源為玉山隱居諸景之冠而此集楊鍊厓又所謂諸集之冠者也風流文采儼然有晉宋人遺意豈其世已亂託此而逃焉者耶其

此則錄寄其同年者謂幸且老健所作將不止此抑不知後來果有作否惜不得其全集閱之元征東儒學提舉朱存復先生手錄其詩成卷其玄孫今進士天昭持示予先生以文學知名于吳懷抱高潔寔有文穆之風錄此可以見其好尚而天昭向用伊始未暇及此顧予老且至他日乞身而歸訪公遺蹟取其詩歌之以與田父野翁相倡和於壠畝之上亦足以樂也

跋元人顧玉山小象

玉山小象五觀浴馬與摘阮皆壯歲事豪挾之氣可掬何其偉也補釋典寫道經則游心虛寂之地其氣已衰至於既老方牀曲几與一老翁對語癯然病狀宛若維摩詰又何其憊也然是時玉山方避徵辟為全身遠害之計與夫屑屑於得失以犯孔子血氣之戒者豈不猶賢乎五象今特有石刻一存吳中所謂

補釋典者予從其五世孫鏞觀此展玩之餘不能無蒙莊氏三患之歎

跋桃源雅集記

元之季吳中多富室爭以奢侈相高然好文而喜客者皆莫若顧玉山百餘年來吳人尚能道其盛而予又嘗閱玉山名勝集則當時所與名士登臨宴賞之文辭皆在信乎其盛也玉山在國初以其子元臣為元故官從 詔旨徙居中都於是一時宮室或徙或死聲銷景滅蕩然無存獨玉山之後仕宦不絕再世為御醫其玄孫士通以醫學正術致仕好文如先世今以其官傳子鏞鏞以公事來京師謂予為鄉人也携示此卷益桃源為玉山隱居諸景之冠而此集楊鍊厓又所謂諸集之冠者也風流文采儼然有晉宋人遺意豈其世已亂託此而逃焉者耶其

事已不必論惟此集至今已百三十五年而顧氏之孫不失衣冠之族藏其故物宛然如新其亦可謂賢矣

跋元人與朱澤民提學手簡

有元名公奇士與夫方外高流其手蹟大畧見於卷中即此可見提學公文雅之盛足以致人之愛慕也衛慕許君鴻高得于朱氏以鄉先達故藏之甚謹朱氏雖欲復之忍弗能舍蓋其好古如此卷中獨虞邵菴一札非出親書特注名其後乃病目中所繇也許君所得又有當時與提學公韻語數十篇別為卷藏于家

跋屈可菴墨竹卷

屈可菴作此四紙遺吳惟謙刑部盡其所長者矣惟謙外舅為太常夏公公以墨竹名世惟謙得之既多然復有取於可菴豈非欲兼收而竝蓄者耶

題韓都憲手札

成化元年廣蠻反朝廷命今武靖趙公往征而起都憲韓公於浙省贊之方二公行師檄書所至人爭用命固已震懾蠻方矣此則都憲一時遺武靖書札而一二韻語亦附其間武靖既戒其子謹藏之俾以示予夫此雖皆片紙而予因得窺見二公之所以成功者蓋人共事未有不成功於和而敗於乖況行師又國之大事乎今觀二公之深謀密議纖悉不遺其相推相信宛然若兄弟朋友之相告語者宜其一舉平蠻武功赫然與狄青崑崙關之捷相望是豈僥倖者哉他日都憲歸休吳下寬以里人辱不鄙得數接言論時既病矣激烈之氣猶溢眉睫間而今則已矣世之偉然如公者不可復得矣所幸充國雖老征蠻壽

策 朝廷猶將訪之殘寇不足滅也

題岳蒙泉與其子壻李士常御史手帖

觀蒙泉翁手帖其間因士常有兄之喪不肯應舉而力勸之之語益歎士常之賢遠於人而非今世所能及也卷內雜以葉文莊公遺蒙泉一帖蓋與翁論士常學業因以附之耳

跋宋王伯虎受官敕四道

右宋王伯虎初登進士第授建州司理參軍時所受敕也按許文定公將志公墓公為司理州有疑獄久不決乃命撤械休于庭惟其廳而潛聽之囚互相咎質其是非明日訊之衆相顧而驚以服出其濫死者三四人然則公可謂能其官不負於敕詞矣公字炳之閩之福清人仕至戶部郎中從子伯起後家吳中是生著作先生信伯為河南程氏門人子孫累世業儒又十世

為訥齋隱居時勉且以醫名保其先世敕牒凡數軸手授其子觀使謹藏之噫吳多故家求能保其故物而不失者吾見王氏而已觀字惟顯方以名醫徵赴京師以予交其父子間也盡携其所藏者示予以歲月考之此軸最久蓋嘉祐四年至今幾六百年矣

按墓誌公以流內銓主簿改太子中允檢詳樞密院禮房吏房文字一時建白數事議者以為知大體而刪定例冊自宋初以來為件得八千七百有奇又以泰山汾陰籍田朝陵行幸之類非常禮據其行於時者為件得一千五百又以高麗入貢修成宴勞式皆奏上之觀此則宋之彌文亦可見矣此敕按家乘所錄首缺敕王伯虎等樞密本兵九字

公以館閣校勘坐事謫監鉛山縣鹽酒稅敕詞所謂小疵去職

者也哲宗初遷朝奉郎再遷秘書省校書郎獲被此敕其後亦缺數行其詞載家乘可考也
按王氏錄本公凡五被制敕今真蹟之存者四然多缺而不完此則權饒州軍所受者亦缺其前數行幸當時三省官所署名皆在若呂申公汲公孔舍人在中書劉忠肅公顧龍圖在門下王右丞在尚書而吏部則蘇公子容孫公莘老元祐人才信乎極一時之盛矣

跋宋高宗獎諭著作郎王蘋敕

宋著作王先生在紹興初以布衣被薦得召見行在當戎馬間陳說數百言正而不迂高宗重之因有通儒之目遂除秘書省正字未幾兼史館檢勘會敕范冲重脩神宗哲宗實錄以辨宣仁太后之誣先生適預其事書成此其獎諭之詞也已而有著作郎之命一時因論昔貶誣之罪追貶章惇蔡卞公論翕然始行然先生之學實出於伊川程氏以躬行實踐致君澤民為事物不專於著述世雖知所重而用之未當其任為可惜耳先生為人見伊洛淵源錄讀者當自知之

跋王氏紹興敕牒

紹興三十二年高宗禪位之歲也考之宋史宰輔志是歲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為陳康伯朱倬六月倬罷以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故牒尾特具銜而無押字楊椿自兵部尚書權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以省貳故特書姓蓋當時之制如此然王氏此牒不知所受主名族譜獨有諱晉之者官終登仕郎或其人也

跋真西山與王周卿手帖

周卿諱德文吾鄉王氏之先也仕宋雖不甚顯然其學實出于其曾伯祖信伯先生帖中所謂先著作是也故西山真先生特與之善他如魏參政了翁游丞相似杜丞相範王待制遂亦嘗舉薦陵陽李侍郎心傳因謂其所交皆天下正人然則此帖豈非其一證左也哉惟願其善藏之

跋王德文公據

按德文墓誌云海陵趙守善湘以逆全毀破城壁委請經理以功奏補承信郎考之宋史紹定三年以善湘為江淮制置使趙范知揚州已而李全反明年善湘范及范弟葵率兵追全全往海陵竟走死新塘今公據為端平元年所給時葵范收復三京已去淮東紙尾有趙姓蓋善湘也但所謂汪不知為誰且其間復署泰州軍事判官泰州即海陵其為奏補時公據益可信德

文即真西山所與手帖者賢而有文卒葬吳縣橫山

跋王光菴遺墨

光翁固高士其遺墨斷爛非後人之賢孰為收拾而存之

跋劉參政與楊君謙手簡

故廣東參政劉公欽謨博學多聞所蓄書殆與崑山葉文莊公等觀此小簡與楊儀曹君謙託以購書者意甚懇懇益可見矣然君謙於公為甥平日所得於公者止此宜其愛護而不忍棄也

題李職方藏山谷草書

昔東坡見山谷草書從旁稱歎錢穆父獨惜以為未見懷素真蹟後山谷見自叙帖書法頓覺大進不審此卷作時是嘗見耶抑或未見耶職方公深於書者藏此其必能辨之

跋文信公研銘

自楊鍤厓藏文信公研銘後百餘年傳吾崑山葉文莊公公又傳其子鄉貢進士晨銘云壽吾文之傳今研之存亡未可知孰知此銘反有賴於公而傳耶展玩之餘為之敬歎

跋方寸鍤志後

予嘗見故元時吳人印章刻畫古雅疑其多出於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觀楊鍤厓顧玉山輩方寸鍤志并詩始知之伯盛名珪玉山稱其為西郊草堂之鄰蓋崑山人葉君廷光與為同縣宜其獲此而藏之也

讀顏孝子傳

太史陳先生所作顏孝子季栗傳予讀之不知今世之有斯人也他日則以季栗孝行問諸其族屬曰然問諸其鄰里曰然又

問諸季栗所識之人莫不曰然嗟乎太史之傳於是乎不誣矣然傳所載季栗孝行不一而事生視事死頗畧予因問得之以補傳之所未及蓋季栗侍其父自鳳翔還且必躬為其父條溺器家人止之曰此臧獲輩事耳何以自為季栗曰非爾所知蓋其心恒恐其親之有疾每視其溺之清濁而異其烹調之味其父固亦不知也如是者終其父之沒昔人載庾黔婁侍父病不載其嘗藥而載其嘗糞者以嘗藥人所易嘗糞人所難其難者為之則其易者可知矣今季栗躬條溺器亦黔婁嘗糞類耳但黔婁於其親之既病而嘗之不若季栗謹之於未病也世之事親者又當以季栗為法

跋楊文貞公題贈泰和吳令墨梅詩後

楊文貞公居館閣時寔秉相權其言之出足以進退天下士若

泰和公之父母邦也邑今為其所自推擇可知予嘗見公手書
兩封託其令吳野景春治其子者其後景春為令既多善政用
公之言不悅于其子考績來京顧使罷去夫公之賢固非莫知
其子之惡者而景春為人亦公所知也公既不能薦之同升諸
公又不能留之以幸其邑之人而卒聽其去者豈一時特欲遂
其懸車之高耶不然則越石父之求絕於晏子也此卷為景春
之孫諸暨訓導英所藏蓋文貞因去題墨梅以贈者固邑人
之事也聞當時冢宰王公別有贈行序文見所以去之之意惜
不得一覽之姑為書其後如此

題江處士傳後

旌德江處士當正統間行薦舉法郡守上其名辭不起後復有
薦之者既就道卒引疾而歸李太史賓之為作傳特稱其賢意

旋疑旌

處士則賢矣至槩以中庸之道其亦賢者過之者乎豈當其時
處士於心必有所不合不然特欲矯一時倖進之弊而故為是
高致耶然此吾何以識之蓋其子漢登進士第為司徒屬慨然
常有濟時澤物之心固處士之教也不然賢其身而遺其子以
不賢他人且不為而謂處士為之乎

跋息菴書訓

溥范君以升生數歲時其父筆齋求訓于其外祖禮

年 當依下位筆

部郎中息菴蔣公公時已老居鄉手書嘉言數條寄之君乃日
誦習長益惟訓是行今日老猶能舉其詞不忘而為人清修詳
雅見稱士大夫間蓋其得之者有自矣息菴以善書事先朝
年及七十即致仕綽有高致後年及百歲而終葦齋則善畫尤
剛介寡求竟以布衣終身此二公者世徒以藝士目之則君之

泰和公之父母邦也邑今為其所自推擇可知予嘗見公手書
兩封託其令吳野景春治其子者其後景春為令既多善政用
公之言不悅于其子考績來京顧使罷去夫公之賢固非莫知
其子之惡者而景春為人亦公所知也公既不能薦之同升諸
公又不能留之以幸其邑之人而卒聽其去者豈一時特欲遂
其懸車之高耶不然則越石父之求絕於晏子也此卷為景春
之孫諸暨訓導英所藏蓋文貞因去題墨梅以贈者固邑人
之事也聞當時冢宰王公別有贈行序文見所以去之之意惜
不得一覽之姑為書其後如此

題江處士傳後

旌德江處士當正統間行薦舉法郡守上其名辭不起後復有
薦之者既就道卒引疾而歸李太史賓之為作傳特稱其賢意

旋疑旌

處士則賢矣至槩以中庸之道其亦賢者過之者乎豈當其時
處士於心必有所不合不然特欲矯一時倖進之弊而故為是
高致耶然此吾何以識之蓋其子漢登進士第為司徒屬慨然
常有濟時澤物之心因處士之教也不然賢其身而遺其子以
不賢他人且不為而謂處士為之乎

跋息菴書訓

鴻臚寺主簿范君以升生數歲時其父筆齋求訓于其外祖禮
部郎中息菴蔣公公時已老居鄉手書嘉言數條寄之君乃日
誦習長益惟訓是行今且老猶能舉其詞不忘而為人清修詳
雅見稱士大夫間蓋其得之者有自矣息菴以善書事先朝
年及七十即致仕綽有高致後年及百歲而終葦齋則善畫尤
剛介寡求竟以布衣終身此二公者世徒以藝士目之則君之

所得者又豈徒紙上之陳言而已耶

跋黃樓賦

此蘇子由所作黃樓賦而其兄子瞻所書也石刻在徐州為方柱周遭書之其後磨滅一面其首相接處復失其半行遂不全相傳為雷所擊耳

題元人墨蹟

浙右文雅莫盛于元季若徐幼文倪元鎮馬孝常周履道諸公既皆有名當時至納僧羽人亦或弄筆墨而追逐于文場詩社間閱此卷可以槩見矣然百餘年來清詞妙墨蠹損塵昏零落無幾挹前輩之風流保先世之手澤非時場亞參之賢烏足以有此

跋林居魯所藏鄧文肅公二帖

趙鄧在當時以文翰齊名而鄧公二帖言必及趙氏今人畧能弄筆墨遂有相輕之意有愧於前輩多矣居魯篤學好古藏此豈亦有取於斯耶

跋祝生文藁

祝生允明年七八歲時其大父參政公一日適為文成請客書之予時亦在坐見生侍案旁嘿然竟日竊異之因指文中難字以問無弗識者益竒之且料其他日必能事此也然亦安知其能至此哉昔歐陽文忠公著鳴蟬賦其子棐侍側不去公謂其後必能為此賦棐竟以文名益人於事惟無所好好必成如生幼已知好加以靜嘿不露宜其成之至此也生嘗具書以雜詩文一卷投予予既歎賞今日其婦翁職方李公復示此冊於是閱之則生之進於文其勢殆不可禦而予將避之矣

跋韓文公廟碑

此東坡撰韓文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亡此作不隨生而
亡語若不通然為公親書不應有誤又于扶雲漢作手決張企
翽僉憲提學廣東寄予此本因志之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一

匏翁家藏集卷第五十二

題跋二十九首

題臨川兩先生小象後

吳中別有兩先生象視此差小艸廬類矣獨邵菴作黃冠短屨
服其後亦附此詩然是目眚前所書故其貌稍壯寬既嘗模得
之今再見葉廷光所藏聊記其後

題虞邵菴趙子昂鄧文原諸家書後

邵菴先生於書固自能然非趙鄧書家者類後人槩而評之不
可也丁未五月十三日偶觀崑山葉氏所藏題而還之

跋東坡三刻

吏部左侍郎宜興徐公多藏古人墨蹟此三帖以皆邑中故事
特刻之石而為摹之者則蔡桂芳德馨其先崑山人今居京師

